

致堂讀史管見 三

江蘇古籍出版社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五

高宗宣帝下

陳紀

上聞周滅齊欲爭徐充詔吳明徹伐之蕭摩訶獻策於明徹明徹曰塞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筭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車竟敗沒明徹憂憤而卒

蕭摩訶之所以易滿者志不勝氣也能持其志則不爲氣使矣器量之所以易滿者識不包物也能廣其識則不爲物移矣雖然此在儒學士大夫尚有所不能以志識浮淺者衆也而況於介冑之士乎無惑乎明徹之傾覆矣在易之謙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孔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以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猶不足觀故晉士燮漢

馮異蜀趙雲之徒戰勝攻取淡若無事故能從王事而保其終明徹獨不知此哉夫量之可勉而宏非若力之難強而多也烏獲舉百鈞少加焉則不勝任矣惟量不然志惟我所立識惟我所廓也知此學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亦可至也不知此者雖雄才大略如齊桓九合諸侯振而矜之則叛者九國曹操既克荊州張松見忽則天下三分又況其餘乎

周主初服常冠以皂紗全幅向後幞髮仍裁爲四脚

君子大復古重變古非泥於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大聖人因時制宜各有法象意義不可以私智更改之也用步卒而車戰法亡開阡陌而井地法亡建郡縣而封建法亡以日易月而通喪之禮廢從事鞍馬而轡轡之儀絕參以

胡服而冕蔽不復用尚以盃按而簋席不復施於抵視便
利爲安日趨於苟簡而聖王所作法象意義不復可見有
天下者以智力得之凡所施設是今而非古如宣帝所謂
漢家自有制度者豈不可歎之甚哉以周家紗幘一事論
之此後世巾幘朝冠之所自始也古者賓祭殺燕戎事冠
各有宜紗幘旣行諸冠由此漸廢紗而用漆爲兩帶上結
兩帶後垂唐以來然矣此又四脚之變也其後則又以夫
垂者左右橫之而其頂則起後平前方爲六角若天子侍
衛之近者則又武其一脚翹其一脚稽之法象果何所則
求之意義果何所據然而行之數百年莫有以爲非也至
於總而簪弁則屬之道家者流非道家之得也乃自老莊
而後爲之徒者其服變革未盡猶有古士服之餘製焉耳

治天下莫大於禮禮莫明於服服莫重於冠必欲盡善其
必考古而立制夫亦何獨冠爲然哉

周宣帝忌齊王憲殺之

信之難立也久矣君臣之間將死深悲之意丁寧握手之
言託以幼孤旋即背之者皆是也魏明帝屬齊王芳於司
馬懿曾不數年而芳廢矣陳世祖屬臨海王於安成王顓
曾不數年而伯宗黜矣握大權而無逼上之勢臨大利而
無歸己之念非賢者孰能之宇文憲少負令問躬抱材略
戰伐有本事君謙謹未嘗聞過舉此固國之藩翰民之仰
望也高祖既牽於立子之愛舍憲而與賀矣使憲有自取
遵奉護累行之故又何難焉而恪守分義坐而待死
所以然者緣高祖命裴文舉陪侍齊公有義方之訓而憲

下時有盡忠竭節之言是故奉以周旋不肯墜失若憲者其賢矣哉世衰道微人愛其情詭詐猜貳以相傾奪至於刑牲歃血指天誓曰隊命亡氏申因盟約猶不能踐也而憲以三言自許之故矢死弗渝可不謂賢矣乎觀憲之能賢益足以見贊之無道矣

周主之爲太子多失德王軌言於武帝武帝杖之及即位鄭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爲也譯以軌告宇文孝伯因言軌有廢立之謀軌遂坐誅他日周主問孝伯曰公知齊王反何不告遂殺孝伯

昏王不必事也不免於事者事之不必深則有所不必死若宇文孝伯以貴戚之卿膺顧命之重則異乎外臣矣死之非難處死之難也孝伯當於何而死贊欲殺齊王憲之

時可以力事爭而不從死之義也既已失之及贊欲殺烏
丸軌之時亦可以力垂爭而不從死之亦義也而孝伯於
此二者咸有失焉於殺憲也諫既不力由此見陳思所以
自免者於殺軌也非惟不諫又贊成之將以自免也曾不
量無道之君心既失常加以忌克而同姓大臣居嫌疑之
地有輔拂之憎難乎其以胥計全矣故如宇文孝伯知不
免死而不能處死者也

周主自稱天元皇帝

或問孔子立天王之號其作春秋代周室賞罰君子謂聖
人以天自處也若周宣帝自稱天元后稱天后居稱天臺
制稱天制敕稱天敕杖稱天杖豈亦以天自處耶曰非是
謂也苟即名而信之則呂政者豈道同軒昊德協堯舜

乎仲尼惟懼人之名實不相副也故以天冠王繫王於天
使稱之者顧名思實則其職舉矣周宣所惜者蒼生覆幬
之名也孔子所云者高明無私之理也各不可擬而理乃
可則是理也叙之爲五典秩之爲五禮章之爲五服用之
爲五刑使周宣能盡此理予以稱天王何歎之有惟不順
乎理也怒父杖己恨其死晚而五典亡矣居喪逾年即恣
聲樂而五禮亡矣公卿已下常被楚撻而五服亡矣更爲
刑制用法益深而五刑亡矣四者皆亡天理泯滅下同乎
物猶有不逮顧且以矢自名非所當言而言宜其瘖而不
能言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者也爲天下者欲實副其名惟
不違於理斯可矣

周隋公楊堅謂李德林曰經國重任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

德林曰願以死奉公

李德林文學才謀在當時少比倫矣然不知節義故其所就無足稱者事齊貴顯矣及周主入鄴則從之如水之赴壑事周信任矣及隋主竊國則從之如鳥之投林國移主易漫無致命守死之操有所不召召無不往有所不命命無不承方之妾婦以順爲正者猶不逮焉以是自將文學足貴也人反以爲賤才謀足用也人反以爲疑終見斥跡身名俱辱非隋文寡恩也德林招之者有素矣

虞慶則勸隋主盡誅宇文氏李德林以爲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議此由是德林品位不進

江左取國者必殺前朝之子孫如宋齊梁說者謂其享國不永由此致也獨陳高祖於蕭梁子孫待之甚仁而其國

一亦不永何也曰此蔽人之論也人之保其身者於百骸四體五臟六腑無所養無尺寸之膚不愛焉無尺寸之膚不養焉夫然後心廣而體胖夫豈爲心官足恃而肺腸無用元首在身而肘腓可弃哉人君保國何獨不然必也眾政備筭百度無闕然後治道完固禍亂不生夫豈以一事偶合而定無窮之基小德適中而當聖賢之號哉虞夏則備位大臣無奇謀碩畫以贊初政顧請除宇文氏非惟迎逢隋主忌克之心亦習聞前世弊風以爲故常耳李德林正言而不見信者國移君廢已無伏節死難之義而欲全彼破亡之宗宜隋主之忽其言也若夫以書生斥之云者猶胥險更固疾儒士此則楊堅之本態也隋得天下無功無德特以姿相奇偉蓋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焉一

曰隋文以胥史治國二曰獨孤后以妬忌治家如是而已矣

隋以蘇威爲度支尚書初威父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法頗重旣而嘆曰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

所謂世臣者非門地之謂象賢之謂也父祖旣賢子孫克繼爲國者之所甚願矣父祖有嘉謀嘉猷爲國者惟恐其子孫之不能嗣也非惟君之望乎臣者然臣之願於君者莫不切切於是矣若前人之所爲不善惟恐其子孫之續之也非惟君之望乎臣者然臣之願於君者亦莫不懇懇於是矣自熙寧革祖至世之政爲開邊聚斂之事以失民心基禍本元祐削之盡復于舊天下晏然衣食滋殖紹

聖崇觀治改父之罪遵達孝之文未三十年胡塵犯闕

兩

宮北狩中原塗炭南北不合其治亂之效最爲著明而紹述之黨堅持其說猶不肯變紹興初有一舊弼謂予曰元祐臣僚之子孫必欲行其家學而使主主不得行祖考之志此何理也嗚呼自紹聖而後言紹述者衆矣而未有深切中的如此言者人主而聞此紹述之志豈不益堅而憂國正論豈復可入所謂一言喪邦此類是矣夫自藝祖創業垂統四聖繼承天下太定既已熙洽其有可損益更張者不過太平日久委靡頹壞有司之事耳以漸去之其弊自革而王安石欲一切改爲以從己學此元臣故老爲國深慮者安得不強諫而力爭也而紹述之人於王安石盡變五朝之政則以爲可於司馬光盡復五朝之舊則以爲

不可是王安石之賢出乎

一祖四宗之上而開基享國

百年善政曾不如青苗助役保甲之爲美也豈不悖哉夫
論於未然之時而要其成敗昧者不信固宜也成敗之迹
已判而猶敢顛倒是非如舊弼之語予者乃在戎馬生郊
之後其心亦獨何哉彼蓋深曉王氏之學術以適己爲便
而王氏固百世小人之所宗也其禍豈有旣哉悲夫

隋王始服黃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黃袍隋主朝服亦如
之唯以十三環帶爲異

服章之設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莫卑乎民莫尊乎天子
而服同一色上下無所辨民志何由定僭亂由此而生矣
古之聖王自奉儉約惡衣菲食而事天地宗廟臨朝廷百
官則等級分明故冕十有二章黻珽幅舄衡紱紕纁以昭

其度藻率輶輶顰厲游纓以昭其數威嚴尊重禮無與
然後人主之勢隆非廣已以造大理當然也故晏平仲爲
大國之卿一狐裘三十年澣衣濯冠以朝君子譏其隘曰
難乎爲下也隋文儉約施之宮闈之中燕私之用可也與
庶人同服而坐乎廟朝儉不中禮不足以爲法矣

隋獨孤后家貴盛而能謙恭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隋
主甚寵憚之每臨朝后輒方鰲進至閣乃止俟退朝則同反
燕寢

婦以有好勢位者漢和喜是也有好財賄者後唐劉氏是
也有好淫佚者魏之胡晉之賈是也有好作亂者漢之呂
唐之武是也若獨孤則無是四者蓋以其志趣知之不必
待攝制然後見也其失德在於妬忌特甚耳帝臨朝則方

輦而進侯帝歸則同反燕鞍他日帝有爲人主不得自由之歎是帝之行止出入后必隨而監視之非有勢位之貪財賄之欲滯佚之過禍亂之念特在於禁切其夫其失德莫大焉隋竟以是三姑忌之爲害豈小也哉

隋詔境內之民聽出家仍計口出錢營造經像於是民間佛書多於六經數千百倍

南之梁北之魏奉佛隆謹自佛法入中國以來莫與爲比矣所爲如是者將以徼福也而魏與梁之禍不待其子孫於其身已及之矣此隋文耳聞未遠之監也而又踵其弊其意以謂造寺建塔飯僧爲崇奉之事未若廣其善之爲益也故隋之卅寺塔僧屋雖不若魏梁之盛而佛書乃增多流布讀之者衆則人不必造寺建塔飯僧而其害之所

浸若洪水之懷襄其不及者鮮矣然隋文亦自以爲莫大之福也而其禍先及其身而徧及於子孫明效昭然而世猶罔覺邪說惑人一至於此則不若親遇桀紂其害猶小且將有除之者矣

十四年上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等並入侍疾叔陵有異志上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刀斫太子皇后來救又斫之乳媪自後掣其肘太子乃得免

古之聖人莫不以身爲後世法堯舜禹湯爲君之法也舜禹伊周爲臣之法也仲尼爲師之法也顏回爲弟子之法也堯禹文王爲父之法也文王武王爲世子之法也太子者國之儲君之貳一身而兼父子君臣之道責莫重焉武王爲世子七十餘年一旦享國天下之父從之則太公是